

福克纳的时间哲学

李常磊

内容提要 福克纳的时间哲学属于过程哲学流派的“心理时间”范畴,他把一些相同的事件通过不同思想人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表达出来,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的循环过程中,真实地反映了南方人纷繁复杂的情思纠葛和内心的情感沉积。

关键词 时间哲学 心理时间 社会价值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让·保罗·萨特在他的《福克纳小说的时间:〈喧哗与骚动〉》一文中通过对昆丁自杀前后意识的详尽剖析后得出结论:“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即:“给时间斩首,去掉了时间的未来——也就是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那一面。”^①但是作为物质运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间,如果仅用上述文学般的词句来描述,则未免显得笼统而难以服人。本文欲通过时间的基本特性,从哲学上探讨一下福克纳的时间哲学以及这一时间哲学所体现的社会价值。

一、时间哲学的考察

时间是哲学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人们对时间进行系统研究始于牛顿时代。牛顿时代的科学使人们把握了时间的一系列重要特性,如时间的客观性、无限性、时间流向的单向性、均匀性,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牛顿的绝对时间理论:“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它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也可以名之为‘延

续性’。”^②这种理论虽然强调时间的客观性,但超乎自然界之上,是绝对的外部时间,因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特别是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把人们的注意力逐渐吸引到“从存在到演化”内部时间的研究方面,表明了时间最重要的性质在于其本身即是系统内部的一种参量和一种动力,本身也在演化,而作为“过去”和“将来”之间的过度层,“现在”被赋予了“持续宽度”和“时间域”,并不是由过去和未来规定的,而是演化和选择的结果,本身也不能简单地规定着未来,只是体现了活性机体产生、生长、消亡的演化过程和进化过程。这种近化的观念滋长了时间过程哲学派理论的发展,他们认为关系到万物本质和存在普遍原则的时间流纯粹是一种幻觉,普遍时间的信念是一种成见,是进化的和不可逆的,而作为存在的固有特征的“真正的时间”,即绵延(过去、现在、未来互相浸透的完整结构),其中总是涌现,而不是“展现”着新奇的事物,只能靠人们的直觉来把握。^③“时间流逝”、“时间方向”,乃至“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概念只有对有知觉生物体自我中心的展

望中才有意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又引起了人们对时间的哲学思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牛顿绝对时间中的同时性,即“存在着一个遍及宇宙的统一的时间序列(即“时间流”),这个序列的每一瞬间都对应于整个宇宙的某种确定的同时状态,过去和未来被一个称为“现在”的无限短的瞬间所分开”^①的经典物理学所默认的看法,指出当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流逝的速度减慢,这种由于相互作用传递速度有限性带来的无因果联系同时区域的存在,构成了相对论同时性观念的客观基础,也决定了过去和未来不再是被一个瞬时的“现在”隔开,而是被一段时间间隔所隔开,因而也决定了宏观时间具有非均匀性和非单向性。数学家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流形理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点,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过是四维世界对不同参考系的投影,完全可以随着观察着所选取的参考系为转移,而对于一些事件来说,总能选出这样的参考系,使其中的时间分量等于零,因此闵可夫斯基宣称:“从今以后,空间的本身和时间的本身都消失了,而只有两者的一种统一体依然存在着。”^②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流行哲学的时间观空前繁荣,并逐渐占具绝对优势,直到近年来,过程哲学派的观点才有了东山再起的趋势,因此,完全可以说过程哲学派和流行哲学派的对峙成为当代时间哲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时间与本质世界的关系问题。

现代文论中通常提到的“心理时间”是心理活动时间,与哲学中所说的“客观时间”相对而言,它起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人意识的研究,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詹姆斯认为,“意识在并不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用‘河’或者‘流’这样的比喻描述它才说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后,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吧。”^③这种“意识流”的理论很快得到弗洛伊德的肯定,并把它应用到文学研究方面。弗洛伊德把文学看作是“幻

想”的表现,认为“幻想”与时间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说:“它(幻想)仿佛在三种时间——和我们想象有关的三个点——之间徘徊。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的场合相关连……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或称作幻想。这种白日梦或幻想带着诱发它的场合和往事的原来踪迹。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联系在一起了,好像愿望作为一条线,把它们三者联系起来。”^④柏格森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明确提出了“心理时间”,把世界说成是“意识的绵延”;把所谓的“直觉”看成是“真正的时间”,唯一的“实在”,并认为时间在创作中“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它不是一种可以在不改动内容的情况下被拉长或缩短的距离。他完成作品所需的时间,乃是他的作品不可分割的部分,使它缩短和加长,那就会改动它所充满的心理演变以及它的创新目标的内容。创新所花的时间,和创新本身是一致的,形式在程度和尺度上的变化,同时也是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重大的过程,很像一个观念的成熟。”^⑤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无论詹姆斯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的“幻想论”,还是柏格森的“直觉说”都否定了时间的客观性,把时间看成意识的产物,属于时间过程哲学派,因此可以说文艺学中所采用的“心理时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作品创作技巧和艺术效果的需要,是为了“打破时间和空间在艺术家与我们意识之间所造成的疆界”。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心理时间”的发现和应用为许多现代作家在作品创作和思想表达方面,特别是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 and 叙述方法等方面打破了叙事文学的传统方法提供了一条合乎逻辑的表现方法,它超越了时间顺序的限制,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或互相平行、或互相浸透、互相交叉成为可能。许多作家也正是利用了“心理时间”这一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竭力捕捉一瞬间的印象和幻觉,再把这些印象和幻觉连接起来,真实而独到地展现了作品人物的精神状态。

二、福克纳时间哲学的处理方式

时间是客观世界的基本存在形式,因而,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在描写环境、景物、人物、事件时,如何处理这些因素和客观时间的关系,就成为小说结构的关键问题。正如“读者一开始对它的(指《喧哗与骚动》)写作方法的奇特感到突兀”一样,^⑤福克纳对时间的处理可以说另辟蹊径、匠心独具,在似乎遵循“时间客观性”的同时,打破了“客观时间”一维性流程的束缚,通过多层次的时序倒置、加大时差跨度和运用极度夸张的时值处理等手法,使读者透过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时间结构,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成就。

“绵延”哲学的时间观

对于自己的时间观,福克纳承认:“实际上,我十分赞同柏格森关于时间流动性的理论,时间里只有现在,我把过去和将来都包括于其中……我以为艺术家在处理时间上大有文章可作,”^⑥并且认为“昨天今天明天都是现在,不能分开,只有一个,”^⑦同时对自己作品中时间安排表达了由衷的满意:“我可以像上帝一样……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即时间乃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除在个人身上有短暂的体现外,再无其它形式的存在。”^⑧很显然,这种时间理论完全符合柏格森的“绵延”哲学,否定了“因被排列在空间而变为数量,被物质化了”的“客观时间”,遵循了“意识所直接达到的,作为性质绵延的”时间观念,把不能用时钟表示,“只属于具有意识的心灵”和只能感觉绵延性质的时间视为相互交织的意识流动,从而破坏了客观时间流“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性质,使时间看起来像线团似的紧紧缠绕在一起,首尾相衔,或循环往复,或静止不动,或反复无常。

多层次的时序倒置

时序,即时间的顺序。人类对时间的意识最初表现在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划

分方面,这“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就是自然时序。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认为因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按照通常的自然时序进行的,“一维性”序列无法表达人的内心体验,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应相互并列、浸透和倒置。福克纳接受了这一观点,几乎在自己的全部小说中都采用了时序倒置的叙事手法,即故事的发展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而是随故事中人物情感和思想的发展而变化,使人感到时序颠倒混乱,来回跳跃,但读者可以利用万物间的相似、相反、相背、相合、相离、相包、相嵌……等对应关系,重新建构和拼凑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寻找出故事的主要线索,从文字背后感悟到故事存在的意义。这一创作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这部小说选取了康普生家庭生活中的四天(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和1928年4月8日)为标题,不仅在整体上按照“C A B D”的时序叙述,而且小说的每一部分,特别是前三部分(即“班吉的部分”,“昆丁的部分”和“杰生的部分”)也都是随各自叙述者意识流动进行的,其中在白痴班吉和濒临死亡边缘、神志错乱的昆丁意识中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之分,现时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能促使他们的意识回到过去的某一时刻,自然也没有正常的时间顺序。同样《去吧,摩西》中发生在几代人身上的事也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小说的第一章发生在1855年;第二、三章发生在1940年;第四和第五章退回到19世纪80年代;第六、七章的时间又回到1940,叙述时序是“A D E B G F C”。此外,《熊》(叙事时序是“A B G E D”)、《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叙事时序是“A B C E D”)等也都采用了这种“多层次”的时序倒置手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格局,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层次感。

相对加大的时差跨度

时差就是时间的差异。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普遍基于现代哲学对时间的认识,对某一事物

来说,无论处在于过去包含人类活动踪迹的时间和目前正在流逝的时间,还是想象中的将来时间里,由于时间所具有的“延续性”,必然会产生时间的差异。作为现代人计时系统中最普遍度量时间的工具——钟表时刻提示着人们,现代人决不会引起任何时间概念上的混乱,但是如果缺乏了统一的计时工具,或出现多个计时系统,对人们来说时间就变得难以把握,不可琢磨。福克纳恰恰利用了现实中不可共存的时间标志,割裂“客观时间”的一维性流程,使小说中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倒流到过去,或凝滞在现在《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作为南方豪门贵族后裔,始终缠绕在他身上沉重的没落感,使他拒绝接受内战后南方发生的变化,一味地坚持南方旧的生活方式,孤立地生活在过去的梦幻之中,不可避免地时代所抛弃。同样,《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塞德潘,试图恢复早已失去基础且令人唾弃的“纯白人”王朝,抛弃前妻,怂恿一个儿子杀死另一个儿子,给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与昆丁和塞德潘正好相反的杰生,只重视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现在”,总是竭力忘却“过去”,即使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他也是使用现在式,事实上,他的一切行为已忘记传统,完全固化在“现在”,成为了一个露骨的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

极度夸张的时值处理

时值就是时间的长短。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作客观分析与主观感知一样,对时值的处理也是千差万别。“客观时间”呈现一种流动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是开放性的,“过去”总作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出现,期待着某种现实可能性的将来,因此,“过去”的创世、“未来”的末日,都可以用客观的方法来度量和预卜。然而,对于存在人们意识中的“心理时间”,却不能被测量,只能是根据人们对某一时刻成某一时时间段的延续或停顿的感受来感觉,这样,时间在作家手中就像一块面团或一根橡皮筋,可以被任意拉长或折拢。在拉长的时间段中,过去发生的事情可以被当作“现在”来描写,而在缩短的

时间段中,现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被作为远逝的“过去”来叙述。福克纳正是利用了“心理时间”上的这一特性,根据故事的发展对作品中的时间进行了极度夸张的压缩或延长。譬如,在《喧哗与骚动》中,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瞬间完成的,但福克纳对昆丁的死亡描述十分沉重而漫长。当昆丁周到地作着自杀前的准备时,过去发生的一切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涌入到他的脑海里,无论是在他复杂的内心独白中,还是在他执拗地对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作出的解释中,时间都带有明显地被拉长的痕迹;而小说的第四部分尽管发生在1928年4月8日,但透过黑人女佣人迪尔西的视角,发生在康普生家庭中许多似不相关联的事件及康普生家族几代人的兴亡都浓缩在这一天。极度夸张的时值处理,把故事中人物紧张的意识活动,复杂的内心情绪交替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受到震撼。

三、时间哲学的社会价值

时间似乎总是和人作对。至于时间的大致两种形式,无论是线性时间,还是循环时间,都好像把人紧紧地束缚起来。线性时间把人们套在框子里,使人感到无能为力,循环时间是像一条链环,循环反复,由于它的循环性而丧失了时间的力量、时间的方向性、时间的意识形态效力,使人感到没有任何的出路。杀死上帝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时间本身——“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是被那些小齿轮轻轻的喀嚓喀嚓声折磨死的,”^⑥“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喀卡喀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⑦但线性时间的客观性一维流程已在现代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并坚定不移地所接受,“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⑧当南方人怀着深深眷恋之情和根深蒂固的信念苦苦追索早已破灭的南方神话时,他们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时间摧毁了他们所热爱的一切,摧毁了他们赖以

生存的希冀,给他们的文化、道德和信仰带来了危机

作为跨世纪的南方作家,福克纳在醉心营建自己时间结构的同时,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时间是南方社会兴衰更替的最好见证。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的那样,“清醒认识纯粹理性的限制,相信心之呼唤,相信人有精神升华和改进的潜力,把人类所经历的时间看作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洪流从他的过去源源流出,流向尚未经历的未来”,^⑩时间总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均匀地流逝着。时序倒置,使南方往事(历史)与南方现在(现实)融合在一起,不仅突出了南方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增强了南方历史在南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决定南方现在的依恋情绪,而且反映南方人试图从过去寻找一块现实精神生活天地和对传统价值趋同的典型心态,也体现了作者本人以一个南方传统清醒审视者的身份对南方人的偏执所进行的讽刺和谴责。事实上,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相互联系的。“现在”包含了“过去”,“过去”预示着“现在”和“未来”,因此加大时差跨度和进行极度夸张的时值处理,依据故事人物瞬息万变的意识流动,将南方人所遭受的动荡变革和苦苦挣扎的艰难历程,以及被迫接受一种与其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截然对立的另一种文化价值而产生的消沉和绝望情绪真实地表现出来,同时也使读者根据自己的意识流程获得更加接近人类自然的审美价值

“所谓‘本来’其实没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谓‘本来’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伤心,没有什么悲哀了。”^⑪无论在昆丁自杀前的内心独白中,还是在他对于时间的认识,对姐姐贞操的丧失和父亲“教诲”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到昆丁对逝去的以往无限悲哀和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情状。他那近于错乱的精神状态,类似昏迷中的呓语,制止时间前移的枉然企图和毫无意义的偶然联想,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痛苦企图,为此,他不得不用自杀的手段来彻底终止时间。而对于班吉,时间却没有任何意义。身为白痴,他的世界是一个纯然客观的混沌世界,最多

只能随着场景的变化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不认识钟表,自然无法感触时间,现时发生的事件和他对过去联想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纵横交错的感官印象,是共时性的组合。杰生的世界正好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利用现时的分分秒秒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本质上否定了时间客观性,必然导致割裂传统的危机。唯独在迪尔西的世界中,“现在”作为时间流的有机部分,既包含了“过去”,也孕育了“未来”。她那“我看见了始,看见了终”朴素时间观,体现了时间发展的客观特性——绵延性,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因而代表了人类昔日的荣耀

总之,福克纳时间哲学属于过程哲学流派的“心理时间”范畴,他把一些相同的事件通过不同思想人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表达出来,使情节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立体交叉中走马灯似地循环下去,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现代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与否定,真实地反映了南方人的纷繁复杂的情思纠葛和内心的情感沉积。

注释:

- ①⑨⑫⑬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164,274页。
- ② H. S. 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19页。
- ③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
- ④⑤ 转引自罗嘉昌:《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13页。
- ⑥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文艺理论译丛》(1),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3年版,236页。
- ⑦⑧ 《现代西方文论》,138,84,89页。
- ⑩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Lion in the Garden* (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68), p. 70.
- ⑪ 福克纳:《坟地的闯入者》,194页。
- ⑫⑬⑭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版,80,89,79页。
- ⑮ 克林斯·布鲁克斯:《福克纳,关于约……法及其他》,伦敦 1979年版,257页。

(作者单位:山东潍坊昌潍师专英语系)

责任编辑:何 卫